

猪油渣里的年味

沈潇潇

朋友送来一刀土猪肉，一时吃不了，冷藏作冻肉又可惜，于是用茴香、桂皮、花椒和酱油煮了一锅汤汁，冷却后倒入黄酒，再把切成大块的猪肉浸渍其中……对了，我在做酱肉。

土猪肉比较肥厚，我把部分肥肉割下，切成一盆薄片，每餐扒拉几片熬成油炒蔬菜。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四十多年前去岳家吃饭，岳父指着一碗肥肉片炒的菜说：“煮菜羹，既漂肉片不鲜，吃，吃。”漂肉片即肥肉片。

现在想来，这话至少透出两层意思。第一，岳父他老人家好这一口，所以把他爱好的菜推荐给我。在当时这确实是一道不错的家常菜。在我读大学期间，食堂里就长年有用较肥的肉片炒青菜、大白菜的菜，明明是菜多肉片

少，却偏偏美名曰“炒肉片”。忽略大量的蔬菜而强调量小的肉，恰恰表明了当时的人们缺肉吃、渴望吃肉。对“炒肉片”的口味偏好就这样形成并依惯性延续。第二，说明当时家庭经济条件普遍比较拮据。那时猪肉、食用油供应还远没几年，此前油都要凭票供应，食用油每人每月半斤。所以用肉票买肉时，往往挑肥多瘦少的。肥肉可以熬油补食用油之不足，又可解肉馋，一顶两用，何乐而不为？肉少菜多的“炒肉片”就应运而生，成为那时许多家庭日常生活的写照。几年后，随着经济的繁荣桌面上鱼虾蟹已唱主角，就再也听不到岳父说“煮菜羹，既漂肉片不鲜”了。

我用肥肉熬油炒菜，与当年的“炒肉片”有异。我用的肥肉片量很小，且无需当年的一顶两用，肥肉全熬成了油，所剩固体仅几片小小的焦黄猪油渣，炒出的菜肴而不腻，口

味胜过当年的“炒肉片”。但要是回到当年物资匮乏、肚中少油的时代，我炒的这菜可能就不上“炒肉片”受欢迎了。如此看来，人的口味不单是纯生理性的，而是烙有时代的特定印记，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。

说到猪油渣，是我少儿时代的一大嗜好，但基本上也只是在除夕或稍前一两天里才有得吃。现在过年吃的猪油汤团基本上都是从超市买来的，在我少儿时代却是每家自己动手裹的，居民凭春节前发的票证买来猪板油，挑上好的部分，即凝脂如雪的那部分用来揉猪油馅（如今的年轻人可能已不清楚猪油馅是用生猪板油和熟黑芝麻粉、白糖一起揉成的），剩下稍次的就用来熬猪油，这样就有了猪油渣，并且越是次的猪板油，猪油渣越多。猪油渣常常是家长给除夕坐在灶膛前添柴烧火的孩子的奖励。猪油渣宜在出锅后稍稍冷后即吃，一出锅就吃会烫

嘴，冷却过头了会发软也不好吃。稍稍冷却还热乎时的猪油渣酥酥脆脆的，一咬下去牙齿间会发出窸窸窣窣的脆响，其间有残存的微量猪油渗出，先是满口酥香，随即满口糯香，其味妙不可言。有的家庭主妇很节约，舍不得给孩子吃而用来炒菜。炒菜中的猪油渣变得软皮皮、水出涝糟，就没味道了，小孩子为此很沮丧。但勤俭持家的主妇为炒菜省油便顾不上孩子的“幸福感”了。尤其是孩子多的家庭，这一点猪油渣又能分给谁吃呢？还是炒在菜里共享为妥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在物资匮乏时代里也就只能如此这般了。

窗外，浸渍了两天的暗红色酱肉已进入悬挂风干程序。窗内，我用“漂肉片”熬油炒菜，岳父的那句“名言”仿佛又在耳边响起，而当久违的猪油渣味从锅里升腾而起，我又有一悟：我童年的年味就在猪油渣里。

三味夜话(99)

共赏《童年花谱》

杨洁波

刚刚过去的一年，奉化文坛硕果累累，有多部散文、诗歌、小说结集出版。年末，女作家蒋静波推出了她的新书《童年花谱》，收录了56篇与花朵有关的微型小说。2024年1月的三味沙龙，我们细数流年，共赏花谱。

蒋静波介绍了写作这本书的心路历程。她的故乡在江口街道蒋霞浦村，她一直有个梦想，写一本关于故乡和童年的书。童年生活虽然平静单调，但也有种种欢乐和烦恼，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。写作本书的过程，她把自己置身于童年，从小女孩的视角，用朴实、纯净的文字重温幸福，也完成一次精神上的自我救赎。

本次沙龙的特邀嘉宾，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副会长赵淑萍给予《童年花谱》很高的评价。她说，蒋静波的笔触平和、温润，蕴含着人性的温暖，饱含着对于底层人物、边缘人物的同情。在《蜜蜂的理想》里，一个男孩梦想成为养蜂人，得到了老师的鼓励和肯定。浮躁社会充满了对财富地位的“仰视”，在蒋静波笔下，儿童的自然天性得到了尊重。赵淑萍认为，宁波微型小说作家群体的一个共同特征，作品比较偏重文学，文字细腻，注重细节，不刻意去追求故事性。这个特点在《童年花谱》里得到充分体现。书中的小说精品迭出。当然个别篇章散文化痕迹较重，每个故事对应着花来写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束缚了作者。最后，赵淑萍表示，微型小说可以有集束的力量，微型小说作家也要携手共进，一起努力。

奉化区作协主席高鹏程认为，《童年花谱》在形式和结构上非常有特色，很巧妙地将各种花卉以及生物学的属性、民间的意味，与主人公的身份、性格、命运、花语、故事相互对应起来，产生一种互文，相互之间构成了相对完整的隐喻体系。《蜜蜂的理想》就像冰山显露在外的一角，散发着迷人的光芒。略为可惜的是，作品中缺少让读者感知到男孩从养蜂人那里汲取了很多明亮的、理想化的色彩的细节，使他成长为一个阳光开朗的少年。此外，如果能够从蜜蜂的生理特性上挖掘一下，使它带给男孩一种触动，形成一个性格扭转的契机，这篇小说会更加扎实，无懈可击。

高鹏程表示，他最偏爱的是《一位婆婆叫芦花》，这篇小说在题材选择方面是一个巨大的成功。古今中外，许多文学大家都曾描写过妇女的社会处境和日常生活。女性的挣扎和反抗，既是个性化的、私人的，也

是共性的、社会的。蒋静波找到了一个非常小的关于名字的切口，显得尤为巧妙。故事开头，香港亲戚来寻亲，当时正是社会意识观念发生变化的时期，也是女性意识再次觉醒的时期。王芦花与亲戚擦肩而过，却带出了她作为女性的身份的觉醒。作品的结尾十分明亮，在王芦花的带动下，有了桂花、荷花、兰花、菊花们的觉醒。一片芦花，在那里兀自摇曳、兀自倔强。

沈潇潇认为，《童年花谱》是一个上乘的、有写作难度的集子。作者就像一只勤劳的蜜蜂，采集了童年的花蜜，完成一个阶段性的创作理想。书中《大眼睛的蚕豆花》这一篇，让人联想到余华的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。沐小风把《童年花谱》称作奉化版的《繁花》。她表示，作者文字纯净，内心宁静，对家乡充满了悲悯的情怀。这本书非常适合中小学生学习阅读，现在我们的教育中缺失的东西，这本书里都有，希望能推荐给身边更多的孩子。陈礼明对书中一些文字细节提出了商榷，另外，他建议作者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自己的思想在字里行间渗透进去。虞燕表示，蒋静波的作品让她改变了对微型小说的看法。以前她看的许多微型小说更像是一些低级段子或笑话，没有文学性。读了这本书才领悟到，真正的微型小说追求的就是人性、文学性。正像作者在自序中所说的，“唯有让‘小东西’蕴含更大的文学能量，才能还微型小说一个本真的面貌。”卓科慧提到美国作家福克纳的一句话：人就像永远坐在一个背向行驶的火车上，唯一能看清楚的就是过去。所以，保存过去的人生，保持过去的形象、色彩，是非常有意义的。

蒋静波通过温润的文字，讲述一个个故事，向我们呈现了故乡的风情、地貌、习俗，保存过去的人生，而且，跟我们童年时的经历产生了共鸣。这样的作品，值得我们反复阅读、品味。

为此书作序的谢志强老师，多次参加过奉化文学沙龙，这次人虽未到，但带来了一段话：此书将花谱介绍放进文本之前，像给微型小说戴上了一顶“植物学”的帽子，同时，又给主体文本微型小说省去了“介绍”和交代，而且形成一种“说明”与“文学”的并置，文体混搭，达成1+1大于2的效果，以“帽”识“人”——人物与植物以这种方式融合，构成一种形式上的新意。

《童年花谱》就像一丛广阔田野里自由生长的野花，未闻花香，不求供养，却有独属于自己的烂漫和芬芳。新年伊始，我们也共同祝愿奉化文坛有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。

冬日爆米胖

虞燕

儿时，觉得冬季是一年中最为黯淡的时段，不知谁大手一挥，把所有明艳的色彩和虫鸣鸟啼都收走了，树上枯叶寥寥无几，小草蔫蔫奄奄，像要缩进泥土里去，西北风是狂暴的入侵者，“呼呼呼”地蹿腾，震的房屋“刺刺”作响。而那声久违的“爆米胖嘣”犹如一缕春风，一下就吹开了我们心里的花朵，拂去了生活里的喜庆之意，吆喝声一响，家家户户骚动起来，各自搜罗出大米、玉米、芦粟、黄豆，用簸箕、洋粉袋或塑料袋装着，欢欢喜喜去排队爆米胖。

孩子们一个个跑出去，簇拥着爆米胖进了村子。某一回，弟弟在路上被自行车撞了，疼得立马蹲地上，嘴里发出“丝丝”声，撞他的男人停下察看，问是否严重，要不要去附近保健站。正在这时，吆喝声响起，“爆米胖嘣，爆米胖嘣”，声音沧桑却有劲儿，弟弟一字不吭，弹簧般弹起，一瘸一拐地奔向爆米胖人，加入簇拥者的行列。随后，再跑去通知母亲准备好材料，赶紧去爆米胖。母亲后来才发现，弟弟膝盖处肿成了馒头。

爆米胖师傅会找个背风向阳的角落，从木制手推车上卸下爆米胖

机、火炉、风箱等，不慌不忙拉动风箱，火苗蹿得欢腾，黑乎乎胖墩墩的机器开始转动，师傅保暖雷锋帽的两边帽耳一翘一翘，有点滑稽。我们想靠过去，又不敢太近，只好紧紧捂住耳朵，生怕米胖提前出炉炸响。

师傅暂停拉风箱，铁炉一头套上了麻袋，人们不由得往后缩，你挨着我，我挤向他，地上的影子调皮地叠在一起。随着一声大喊“放——炮——”，“嘭——”，巨响震得地面抖了抖，听着却比鞭炮声更让人愉悦。同时，一团白烟升腾而起，麻袋鼓得圆滚滚，香气挟着热气弥漫开来。小孩们第一时间飞奔上前，青蛙似的来回蹦跳，哄抢跳到了外面的米胖，白白香香的米胖被一颗颗塞进嘴里，塞进兜里。每次“嘭”一声过后，这样的好事儿就能轮到一回，如此几番，即便自家不爆米胖，小孩们也能吃个过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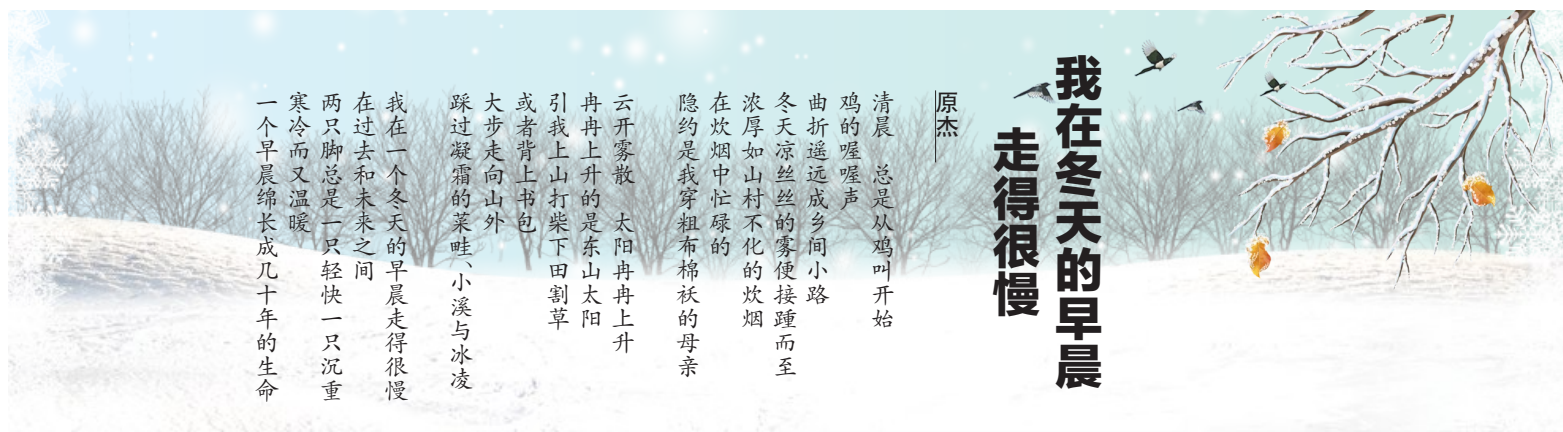
我家爱用白色洋粉袋装米胖，细麻绳扎紧口子，乐颠颠背回家，米胖香一路萦绕，阳光是温暖的大手，抚得人暖熏熏的。身后不时传来“嘭”“嘭”声，夹杂了激昂的欢呼声，在空气里撞击着、回旋着。

而今想来，这样的日子宛若镀上了金，于时光深处闪耀着永恒的光芒。



东山云雾

韩晓霞 摄



我在冬天的早晨
走得很慢

原杰

清晨 总是从鸡叫开始
鸡的嘎嘎声
曲折遥远成乡间小路
冬天凉丝丝的雾便接踵而至
浓厚如山村不化的炊烟
在炊烟中忙碌的
隐约是我穿粗布棉袄的母亲
云开雾散 太阳冉冉上升
冉冉上升的是东山太阳
引我上山打柴下田割草
或者背上书包
大步走向山外
踩过凝霜的菜畦、小溪与冰凌
我在一个冬天的早晨走得很慢
在过去和未来之间
两只脚总是一只轻快一只沉重
寒冷而又温暖
一个早晨绵长成几十年的生命

武岭的冬

羊口牛尾

2023年是个暖冬。到了四九的时节，校园内终于有了冬的气象。立于学校中央广场上的一排樟树，已然脱尽了枯叶，露出黑瘦的枝丫，显得古朴而又笨拙。清晨的冷风，挟着远山巅上的积雪，越过校门，拥进校园。风紧时，雪花着急忙慌地穿过中央广场，向东涌向校园深处，仿佛赶着上早自习的学子；风缓时，雪花又慵懒地飘荡起伏，仿佛春日飞洒的柳絮。

广场的尽头，矗着一块校训碑，碑前立着一株老梅，正披着一树的白花，在寒风中抖擞精神。梅雪争艳，本是美景，但清晨时分，又有谁有闲工夫来评判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的诗句呢？

校园东南角有一幢三层楼，建于上世纪80年代，尽管老旧了些，但因其位置静僻，历来作高三教学之用。就如全国的高三楼都会拉一些激励的横幅，这里也是一样。教学楼的楼道前挂满了“鲲鹏游北

冥，击水三千里始化鹏”之类的红色标语，教室的门前也斜插着一面面的红旗，旗上印着班级的誓词，远远看去构成了一方红色的世界，在冬日的清晨闪耀出火的温度。顶着风雪，仍然有一些高三的学生，信奉狮子记忆法的原理，自愿走出教室，站到走廊里，在寒风中苦读。这一景致可能是武岭中学所独有的了。

高三教学楼再往南，隔着围墙，便是学校的老校区了。尽管现已被租借作溪口博物馆（民国博物院），但武岭的师生还是习惯称之为老校区。老校区原是民国时期“武岭学校”的旧址，始建于上世纪20年代末，历经百年时光，目前仍有大礼堂、二层教学楼、三层宿舍楼等多幢民国建筑保留下来。园内多有古木名花，风景怡人。因是文化宣传之用，所以对游客是免费开放的。

武岭二字，考其名字的由来，似源于镇内那座低矮的小丘。山丘中部微凹，状如马鞍，乡民称之为马鞍山，却有个很雄壮的名字——“武山”。刻溪的碧水自西而来，穿过小镇后向东蜿蜒于奉化北部的平原地

区。而武山的山岭南北延伸，二者的交汇之处，便是溪水的最后的出山之口，溪口之名也由此而来。

武山临近刻溪处，地势趋于平缓，是古代进入溪口的交通要道。岭上原有一座武岭庙，民国时期，庙宇败落，遂于原址上修建门楼并名之曰武岭门，现已成为溪口一景。而往昔的交通要道武岭路而今也成了商铺林立的步行街。武山之岭的最南端，紧邻刻溪，又建有一楼，名为文昌阁。登楼四望，层峦叠翠，飞阁流丹，山原阒其盈视，川泽纤其骇瞩，隐隐然有滕王阁之风流。

老校区依于武山西麓而建，大门开在武岭路上，南向正对着文昌阁，西侧紧邻着武岭门，山水形势的汇集似乎为此地注入了灵气，“文”“武”之名的辉映又为此地平添了气象。老校区的门口还挂着“武岭学校”的牌匾，若理其脉络，则镇上的多所小学、中学，均可寻根于此，可称为溪口文脉之源。

溪口区内有几间教室，目前仍作武岭中学学生音乐教育所用，所以学校的围墙处就辟有一门，便于

师生进出。尽管博物馆对外开放，但平日游客并不熙熙攘攘，却也并不断绝，三三两两的，岁月静好。学校的教工在案牍劳形之余，也常有到老校区来散步休憩的。低矮而疏朗的建筑布局，给人亲切和蔼之感，没有高楼之压抑；陈旧而整洁的灰白墙面，似一位慈祥的长者，在娓娓讲述过去的故事；枯藤或古木、异树或衰草，像一个个性格迥异的儿童，散布在校园的各个角落，静默地吟诗歌唱。徜徉在老校区内，踩着整洁而又布满裂纹的水泥路面，默想着这一步是踏在了多少人的足印之上，脚步自然而缓慢，情绪自然而放空，隐约中似乎窥到了百年里此间学子求学奋斗的身影。

冬日的午后，轻雪早已消尽，风儿尽管仍带着寒意，却也不怎么凛冽。暖阳熏熏，照落在人的身上，莫名的增生了许多力气。想着杜甫《小至》中的句子“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”“岸容待腊将舒柳，山意冲寒欲放梅”，更又多出许多希望来。隔着围墙，抬眼便又见着高三教学楼的那一片红了！